

学生近视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要谨防落实跑偏

□许朝军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2023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明确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是52.7%，其中小学、初中、高中学生近视率分别为35.6%、71.1%、80.5%。基于此，近视防控年龄关口也从6-11岁前移至3-7岁。虽然在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下，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率略有降低，但“小眼镜”越来越多还是一个让家庭乃至全社会担忧的话题。

现实中，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原因很简单却也很复杂，简单体现在大部分近视发病是由用眼不科学、不卫生造成的，复杂主要体现在不卫生用眼的原因多样。比如，有家长监护不到位的因素，有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影响，也有课业负担过重导致用眼过度，还有近视矫正不科学、室外活动量不足、生理性预防不够等诱因。因此，近视防控注定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施策共治的综合工程，简单从某个角度入手或者把责任交给某个行业部门、学校，显然远远不够。

近视防控的出发点如果不是基于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这个大目标，而仅仅是为了考核过关，很容易出现为防控而防控的应对，注定会跑偏而难以奏效。比如，由卫健部门、教育部门甚至学校具体负责，忽视家庭监护不力、电子产品泛滥、社会氛围不强、文化教育不够、儿童友好型社会建设落实不到位等的漏洞。片面追求近视防控率下降，还可能致不科学、不负责任的矫治方法大行其道。同样，从部门履责角度出发，如果陷入过分追求近视率降低，而忽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干预和理性的持久战防控思维，忽略“双减”和“五项管理”的综合施策，会不会导致监测数据造假、片面防控难以奏效等尴尬，也未可知。

将近视防控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考核不是目的，目的是聚合政府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的力量，构建起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发力、久久为功的近视防控氛围。积极构建相应的监管机制、打造健康宣传及治疗服务平台等，这样才能实现干预治理的科学到位。

实话·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专栏

宁波市北仑区岷山学校
迎来定制公交专线

本报讯(通讯员 杨阳)“73路来啦!”伴随着一阵欢呼，73路定制公交车缓缓停靠在宁波市北仑区岷山学校门口，学生们在校长李雅芳和值周教师的组织引导下，有序排队乘坐专线回家。

据了解，为缓解每天上学、放学高峰期的交通压力，切实为广大学生和家提供周到的定制化交通服务，由北仑区交通局牵头，联合教育、公安交警、公交、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经前期调研，在岷山学校周边试点运行了73路定制公交专线，配备4-6辆公交车，每隔5分钟发一班车。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8月31日，试运营期间所有市民均可免费乘坐。

据统计，仅4月10日试运营首日上午就有276名学生乘车到校，放学时则有500余名学生乘车回家。定制公交专线的开通，有效缓解了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校园周边路段的交通压力，切实解决了一部分家长工作和接送时间冲突的问题。



为向师生宣传国家安全相关知识，武义县实验中学联合县关工委安全教育团于4月12日开展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主题活动。图为安全教育团志愿者在向学生发放宣传资料并做相关介绍。(本报通讯员 汤美芝 摄)

从“网梗”到“烂梗”：

“5G少年”如何好好说话？

□本报记者 张纯纯

前不久，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心小学副校长陈炜炜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送教。其间，他专门为宁南县民族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带去了一堂以“设计一份校园网络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在这之前，陈炜炜也向道墟街道中心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发起了有关网络语言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

之所以热衷于对网络语言使用情况展开调查，陈炜炜笑称自己是个时髦的教师，平时看到不懂的网络语言会向学生请教。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近年来学生之间流行的网络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年前，我也曾发起过类似的调查，当时学生之间流行的网络语言是‘大虾’‘鸭梨山大’等趣味性的谐音词，但是近两年，随着游戏主播、吃播、玩具主播的队伍日趋庞大，学生口中的网络语言越来越低俗。”

“TMD”成为口头禅，“鸡你太美”成为流行语，“电摇”成为标志动作……从“网梗”到“烂梗”，陈炜炜认为，网络“烂梗”在校园里的蔓延之风有越刮越大的趋势。

在采访中，很多教师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妙梗’充满创意与活力，而‘烂梗’低俗无聊，用恶语伤人来引人注意。学生表现欲强，通过说‘烂梗’来吸引眼球、获取关注，甚至结成‘烂梗圈’，不会几句‘烂梗’的学生还会成为另类。”温岭市新河中学东校区教师

江富军说。

不少家长也反映，孩子嘴里说的话已经从“听不懂”到“听不得”，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常常模仿着说“烂梗”。网络“烂梗”低龄化情况越发严重。

那么，学生们知道自己挂在嘴边的一些梗属于“烂梗”吗？陈炜炜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学生知道并了解“giao”“你个老6”“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扎心了，老铁”等一系列网络语言，70%左右的学生会在平时经常性使用网络语言，同时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表示自己出于跟风、好玩的心态使用，并不知道这些网络语言的具体含义。

宁海县胡陈乡初级中学语文老师王宁认为，虽然学生不一定知道自己说的梗的真实含义，但一定知道哪些梗是不好的。“判断理由很简单，一般来说，学生们不会在与教师的交流中使用这些‘烂梗’，也几乎不会将其写进作文中，只有在与同伴的交流中会频繁使用。”王宁提到，会有学生在作文中使用较为正能量或者中性的网络语言，比如表达“加油”意思的时候使用“奥利给”一词，如果有用得好的，自己也会加以表扬，“不过以大部分初中生目前的文学积累，很难将网络语言在作文中使用得恰到好处，反而是画蛇添足、不知所云。”

明知不好仍要说，把低俗当潮流，这种现象在杭州市丰潭中学心理教师周冰欣看来，背后的原因在于“朋友”二字。有学生曾经跟周冰欣说，自己也知道所说的梗有不

好的含义，但这是他和朋友之间打招呼或者开玩笑的一种方式，彼此都不会因此受到伤害。“青春期阶段，学生更在意的对象从父母转移到朋友，同伴成为他们比较重要的他人。当其中一个人认为某种梗好玩，他们很快就会口口相传，知道并能接住这些梗成为兴趣相同的一种证明，进一步认同朋友这一身份。”

因此，周冰欣建议，想要破除“烂梗”蔓延现象，可以从人际关系入手。“学生之所以说‘烂梗’很多时候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从别人身上收获良好的反馈，比如让大家觉得自己很有意思等。如果学校和教师能够引导他们认识到这样的行为其实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效果，甚至会起到反作用，那么学生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教师肖芳也认为，学生说“烂梗”大多是为了博别人一笑，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我们应当给学生提供更多学习‘优质表达’的空间，比如引导他们阅读更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向真正的‘幽默大师’讨教说话的技巧等，让他们学会如何机智幽默地表达，增加自己的人格魅力。”肖芳说，当学生不断丰富、更新、优化自己的言语体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摒弃网络“烂梗”，完成言语表达的华丽转身。

“让我们心怀诗和远方，带领孩子走向诗和远方。就像久居芝兰之室，谁还会沉迷鲍鱼之肆呢？”东阳市巍山镇中心小学语文老师

徐桂芳说。

除了学校层面，陈炜炜呼吁，有关部门也要做好网络监管工作，创造一个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从源头上减少学生与网络“烂梗”的接触机会。“当然家长也要做好引导工作，帮助孩子形成判断力，正确辨识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作为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陈炜炜在处理孩子说网络“烂梗”的问题中获得的经验是，一定要“疏”，而不是“堵”，否则会治标不治本。

温岭市第五中学教师潘光辉同样表示，在家庭教育中，重点在于沟通交流，而不是强行制止。“首先，家长要做到在家中、在孩子面前不使用网络‘烂梗’，避免孩子去模仿。其次，平时可以多与孩子多探讨网络文化，通过‘这个梗能在什么场合使用’‘能不能换一个词语表达这个梗的意思’等引导性提问，让孩子意识到‘烂梗’的不良影响。”

“最重要的是家长要丰富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避免他们无下限地沉迷于网络世界中，可以多陪伴孩子阅读，多参与户外活动，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体验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温岭市箬横镇第二幼儿园教师朱璐怡说，“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平台各方齐心协力，才能让当代儿童青少年健康快乐地上网，保障他们的未来和幸福。”

第1 视点



“哇，想拜师”

4月12日，衢州市柯城区新华小学把劳动实践课的课堂搬到了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五年级学生在这里体验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邵永丰麻饼的制作过程。图为非遗工匠展示“上麻”绝活，抖动竹匾，将芝麻粘到饼上，学生们直呼“哇，想拜师”。(本报通讯员 胡江丰 摄)

杭州市舟山路幼儿园星星园区：

让幼儿担任公园的设计师

□本报记者 刘丹丹

“这边是运动区，可以跳舞、跑步，还可以玩我们幼儿园特色的定向游戏……”“这里可以种很多树，风吹来，花瓣飘落就像下雨一样……”在杭州市拱宸桥街道的一片小公园内，稚嫩又自信的童声吸引着众人的注意力。4月12日，春光无限好，一场特别的儿童友好公园议事会正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姚家坝河文体公园改建成一个儿童友好公园。近年来，拱宸桥街道致力于打造杭州首个儿童友好街区。为此，街道主动邀请辖区内的幼儿园参与进来，俯下身去，站在“一米的高度”来设计和规划。杭州市舟山路幼儿园星星园区与姚家坝河文体公园仅一墙之隔，作为

一所服务社区的幼儿园，星星园区虽然占地小，但幼儿们的乐趣很多。围墙上的一道小拱门将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地延伸到公园，幼儿们早就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公园的“小主人”。

“街道建设儿童友好街区与我们一直秉持的‘用儿童的视角看世界’理念不谋而合。”杭州舟山路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何舍予认为，童年应该是快乐的、自在的，只有听到儿童的声音、看见儿童的需求，才能构建起多样、趣味的儿童友好环境。

与寻常会议最大的不同是，这场议事会有一大半的参会人员是幼儿。来自星星园区的16名幼儿组成了一个“萌娃观察团”，他们端正地坐在桌前，与来自街道和设计单位的代表一起议事，俨然一副“小

大人”模样。观察团成员是各班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会上，有人不禁疑惑：“小孩知道什么叫民主选举吗？”“他们太熟悉了，报名、竞选演讲、投票，每个环节都很郑重其事。”何舍予语气中充满骄傲。

“这里是一个树屋，可以近距离观察树木的生长，树屋下面是一个植物角，可以种一些防蚊虫的植物。”大一班的宋睿霖是“萌娃观察团”的团长，他的设计图将公园分为运动区、娱乐区、观察区等区域。观察团成员先展示各自的公园设计图，经过讨论后，再将大家的想法汇总到一张设计图上。别看只是六七岁的孩子，他们讲起自己的设计理念可是头头是道。种子孵化展台、河岸浅水区、老年人休息区……幼儿们的想法不仅天马行空，还很细致入微。

随后，设计单位的代表展示了各自的设计方案，“萌娃观察团”可没闲着，他们认真听，听不懂的地方就记录下来。“为什么没有秋千？”“可以放一个单杠吗？”“下雨怎么办？”幼儿们的问题连珠炮一样抛出去。“他们不仅是孩子，还是未来的公民，我们要搭建一个儿童参与、儿童协商、儿童决策的互动式参与平台。”何舍予说。

在筹备这场议事会前，幼儿园教师就“我心目中的‘儿童友好社区’”这个话题对幼儿们进行了采访，“有好吃的、好玩的”“有很多花”“有个池塘可以抓小蝌蚪”……幼儿们的回答在设计图上一滴一滴地呈现出来。“有了孩子们的参与和付出，相信儿童友好公园建成后会给他们一个惊喜。”拱宸桥街道党工委委员裘黎明说。